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阿根廷共产党：米莱的电锯挥向了工人阶级 1
菲共谴责政府官员将和平谈判歪曲为投降 4
俄罗斯革命共青团（布）关于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年的声明 . . . 6
加纳社会主义运动访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阶级斗争 20

2024 年第 10 期

2024 年 6 月 15 日

重要声明

本刊指定发布渠道为邮件推送和网站 IRN.red，目前未参与任何社交平台账号的运营与活动。

允许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无需授权。转载时建议注明出处：IRN.red

订阅方式

以下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即可：

1.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阿根廷共产党：米莱的电锯挥向了工人阶级

来源：希腊“保卫共产主义”网站

作者：阿根廷共产党（Argentine Communist Party）

日期：2024 年 3 月 28 日

链接：https://www.idcommunism.com/2024/03/mileis-chainsaw-against-argentine-working-class.html

3 月 1 日，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国会常规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他的调整和投降路线。此前，他提出的《第一综合法案》（Omnibus Law I）遭遇了重大挫败。该法案正式名称为《阿根廷人自由的基础和起点法案》（Ley Bases y Puntos de Partida para la Libertad de los Argentinos），但由于它企图为众多领域立法，所以也被称为“第一综合法案”。

米莱与他的选举对手（但其实也是阶级伙伴）塞尔吉

奥·马萨（Sergio Massa）走的是同一个路线。米莱一边提出“伟大的全国协议”、新的“社会契约”，一边炸毁自己和潜在盟友之间的桥梁。这个新的“社会契约”的目的是确保治理能力，并把不同的资产阶级派系团结在他们实行调整、投降和镇压计划的周围。

这就是为什么他重新推出了所谓的《第二综合法案》（Omnibus Law II）——一套所谓“反等级制”（anti-caste）措施、所谓“五月协议”。这是一个包含 10 条内容的协议。根据米莱的说法，它将确立“新阿根廷经济秩序的原则”。然而，这些不过是反工人、反人民和公然投降主义的办法，是针对阿根廷无产阶级的更进一步的攻势。

在米莱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幻想中，他大声叫嚷，说目前的教育正在传播反资本主义的学习材料（而他自己正在减少对教育的投入），并且认为今天的阿根廷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这是何等的虚伪！今天阿根廷的贫困率接近 60%、无家可归人数持续增加、规模裁员巨大以及自然资源被拱手相让，资本主义要为所有这些问题负责。阿根廷今天迫切需要的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对一切生产的投资都应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需要，而不是少数寄生虫的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非常清楚，“电锯计划”的实施将伴随着镇压；因此，国家政府迫切需要通过法律或国家紧急法令（National Emergency Decree (DNU)）来修改镇压力量的法律框架，使其行动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在这个意义上，米莱在 3 月 1 日的会议上表示：“我们正在推动扩大合法自卫的范畴”；这意味着随意动武的行动将给受资本主义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生活在最贫困街区的在业和失业的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死亡。此外，在政治行动的框架内，他们在某些行动中攻击我们的战士们有了法律的撑腰，从而推进他们的极右翼反动政策。

米莱在他的“五月协议”中向资产阶级各派提出的“重筑基础”（refoundational）的要点包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公共支出削减至历史最低水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5%；无条件实现税收平衡；实施减轻税收负担的税制改革；重新分配联邦共同税收；各省承诺扩大对国家自然资源的开采；实施劳工改革；实施养老金改革；实施修改当前体制的结构性政治改革；开放国际贸易。

阿根廷工人阶级迫切需要反抗并打倒“五月协议”和“反等级制”计划，以及国家政府正在推动和执行的全部反工人、反人民的措施；同时也不能忽视现行的紧急强制法令，它包含 300 多条有利于资产阶级及其利益的条款。米莱今天提出的所谓“民族团结”路线，以及这些“重筑基础”的要点，实际上意味着：在反对阿根廷无产阶级这件事上，整个资产阶级、它的所有派系和代表都是一致的。

阿根廷共产党

菲共谴责政府官员将和平谈判歪曲为投降

来源：菲律宾革命中心网

日期：2024 年 1 月 4 日

作者：菲律宾共产党首席信息官马可·瓦尔布埃纳（Marco Valbuena）

链接：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statements/reject-marcos-misrepresentation-of-peace-negotiations-as-surrender-talks/

昨日，马科斯的国防和军事官员发表言论，把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the Philippines (NDFP)）签署的《奥斯陆联合声明》（Oslo Joint Statement）歪曲为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的投降协议。菲律宾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CPP)）对这些言论表示谴责。

“结束地方共产主义武装冲突国家工作队”（NTF-

Elcac)、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菲律宾武装部队（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FP)）发表这些言论，为的是蓄意破坏恢复和平谈判的努力，阻止人们讨论作为菲律宾内战根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这些官员故意歪曲联合声明，并宣称签署该声明是为了“结束武装斗争”。虽然《奥斯陆联合声明》确实包括这样一句话，但它是与前文“解决武装冲突的根源”一道出现的。

实现这一点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谈判，为此必须制定明确的议程。根据 1992 年的《海牙宣言》（Hague Declaration），这项议程包括（a）人权；（b）社会与经济改革；（c）政治与宪法改革；（d）军队的部署。

谈判应当解决下列普遍存在的问题：农民缺少土地、贫穷与困苦、政治压迫与专制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驱使农民群众拿起武器进行战争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为菲律宾人民的愿望而战斗。

事实上，菲律宾共产党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将和平谈判视为武装斗争之外的另一个战场，尽管这里没有枪声。这样做，为的是推进人民的民族民主事业并在谈判桌上坚持人民的诉求——真正的土地改革与国家工业化、社会公正、真正的民主。正是这些愿望促使菲律宾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揭竿而起，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

俄罗斯革命共青团（布）关于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年的声明

来源：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网站

日期：2024 年 2 月 24 日

链接：https://rksmb.org/english/statement-of-the-cc-of-the-rksmb-on-the-second-anniversary-of-the-smo/

两年前的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开始了“特别军事行动”。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RKSM(b)）已发表了许多声明，专门讨论在乌克兰领土上开展的战斗行动的问题。这些声明包括：

《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声明：

反对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乌克兰》[1]

《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前夕的声明》[2]

《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俄罗斯的动员和乌克兰战争升级的声明》

《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顿巴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入俄的声明》[3]

《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特别军事行动一周年的声明》

两年来战斗的结果和后果

正如普京本人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采访时所承认的那样，**“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并未实现。而普京所没有说的是，“特别军事行动”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据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保护**那些八年来遭受基辅政权虐待和种族灭绝的**人民**。然而，根据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人权专员的报告，“特别军事行动”导致乌克兰武装部队针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土的炮击急剧增加。的确如此：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边界内，从 2022 年 2 月 24 日到 2023 年 1 月 1 日，共记录了 14215

[1] 译文见本刊 2022 年第 5 期，或 https://irn.red/posts/ms_20220310003/ ——译注

[2] 译文见本刊 2022 年第 30 期，或 https://irn.red/posts/ms_20220924001/ ——译注

[3] 译文见本刊 2022 年第 40 期，或 https://irn.red/posts/ms_20221220004/ ——译注

起由乌克兰武装部队实施的炮击事件。相比之下，战前的四年半时间里，即从 2017 年 8 月 25 日到 2022 年 2 月 24 日，共记录了 17577 起类似事件。截至 2022 年底，平民死亡总数为 5441 人，其中 1091 人死于 2022 年。相比之下，2020 年只有 5 名平民和 39 名军人死亡，2021 年有 32 名平民和 97 名军人死亡。

据说，此次行动的目的是**消灭**在乌克兰领土上威胁俄罗斯的**反俄飞地**并阻止北约东扩。但是芬兰在 2023 年加入了北约，并且目前只有匈牙利这一个成员国仍在阻止瑞典加入北约。

据说，此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使乌克兰去纳粹化**。然而，尽管乌克兰的纳粹组织“亚速营”在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久经围困，但它还是从 2022 年 2 月的一个营扩大到了 2023 年底的一个旅。这个旅包括 6 个机械化营、一个军事训练营和一个炮兵组。“亚速营”的人数也从 2022 年 2 月的 800 人增加到同年 12 月的 1500 人，再到 2023 年 8 月的 7000 余人。在西方，支持乌克兰纳粹分子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加拿大，一名党卫军“加利西亚师”的老兵被邀请参加议会会议，并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尽管这导致了一场丑闻。

据说，“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使乌克兰去军事化**。然而在俄罗斯入侵后，各国给乌克兰送去的武器数量成倍增长，且仍在持续增长。德国联邦议院批准向乌克兰交付

远程导弹。丹麦表示，将于 2024 年夏季把美制 F-16 战斗机移交给乌克兰。甚至连新西兰也计划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

而**俄罗斯当局却一直在撒谎**。例如，当局曾说过不会进行动员：普京和佩斯科夫（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分别在 2022 年 3 月和 2022 年 9 月发布声明，说他们并不计划征召预备役人员。然而，2022 年 9 月 21 日政府就宣布了召集 30 万预备役人员的决定。我们这里还没开始谈其他事实，比如：

- 2018 年，俄罗斯通过了一项提高退休年龄的法律，尽管身为总统的普京多次公开声称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 2020 年，俄罗斯修改了宪法，尽管身为总统的普京一再声称不允许修改主要法律。

本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的与俄罗斯当局所说的目的相去甚远，并且这场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一年前，在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在声明中就曾写道：“这些目标只是一种伪装。事实上，‘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俄罗斯寡头的利益服务的。其目的是控制顿巴斯和乌克兰的领土、市场和资源，寻找新的资本投资领域，并试图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国际局势

正如俄罗斯革命共青团（布）早在战争的最初几天所作的分析中就已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

开展的特别行动’并不是俄罗斯政府的善意行为，仿佛在八年的对抗之后俄罗斯政府突然‘想起’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居民充满痛苦的惨烈生活了。相反，这场行动是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土以及乌克兰领土上的帝国主义再分配进程的顶峰，这场再分配正是俄联邦激起的。”这一进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乌克兰和顿巴斯的范围。

我们必须谨记：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的“特别军事行动”只是帝国主义内部阶级冲突的战线之一。这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对抗，一方是新兴的俄罗斯和□□帝国主义者，另一方则是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欧盟帝国主义者，他们处于北约集团的领导下。这两个集团日益增长的矛盾导致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再次升级**：这次冲突开始于 2023 年 10 月哈马斯的袭击。自此次冲突升级以来还不到半年，邻国**黎巴嫩和叙利亚**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到了冲突之中，它们与以色列越发频繁地互相“交换”导弹袭击。伊朗也是如此，它为反以色列势力提供财政、技术和外交等各种支持。而再往南一些，随着胡塞组织走上舞台中央，业已陷入国内武装冲突的**也门**也开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胡塞组织表明自己决心支持俄罗斯和□□帝国主义者的集团：在俄罗斯《消息报》（Izvestia）的采访中，胡塞组织公开宣布自己将继续袭击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船只，但俄罗斯和□□的船只可以畅行无阻。一边是俄罗斯统治阶级热烈地欢迎也门胡塞组织，另一边是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正在轰炸也门领土。

在这个地区，到处都有政府官员发表大声鼓噪的、自称正义的声明，同时又表示他们并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们的经典言论是“**没有人想要战争，但是战争不可避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角色**比以前更为强势。它既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在促进当前的“伙伴”——俄罗斯和□□在中东的利益。例如，对于□□而言，在红海自由通行十分重要；它还希望自己最好能垄断红海通行权，红海是通往欧洲的“海□□□□路”的一部分。对伊朗来说，将美国和欧洲的垄断组织赶出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同样很有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伊朗与□□资本有联系（这种联系尚未达到想要的规模），而且是因为伊朗本身需要向中东和非洲输出自己的资本，特别是考虑到西方资本正在对伊朗实行制裁。伊朗共和国的首脑最近对非洲国家开展外交访问，还与已经陷入分裂达数月之久的苏丹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些外交行动十分符合伊朗资本向非洲输出的计划，其方式包括支持当前冲突中的一些阵营（比如在苏丹）。顺带一提，与□□资本不同，俄罗斯资本在伊朗仅仅追加了金融、能源开采、核能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与此同时，伊朗还为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武器，例如沙赫德公司（Shahed）的无人机。

圭亚那和□□岛也处于焦点位置，虽然它们尚未完全点燃。在圭亚那问题上，□□资本通过其合作伙伴——“社会主义”委内瑞拉——采取行动，试图将美国石油公

司赶出石油储量丰富的圭亚那，自己获得这些石油。当然，这完全是在“爱国”和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旗号下进行的，因为这是通过 2023 年 12 月 3 日的公投表现出来的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95%的人“民主地”投票赞成将三分之二的圭亚那领土并入委内瑞拉。

□□岛问题的风险则要高得多。这是容易理解的：那里生产的产品对于□美及其各自阵营的军事机器来说都更加重要和有用。此外，该岛在地理上更加靠近美国在世界帝国主义竞赛上的主要对手。因此，埃塞奎博-圭亚那地区的冲突只是一时热闹罢了；而由于军事演习、武器积累、挑衅性地飞越航线和航道、资产阶级政客放肆的言论和行动等诸多因素，□□岛问题正在迅速激化。俄罗斯的统治阶级也已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它完全承认□□岛是“唯一而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作为回应，□□岛正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将继续给俄罗斯市场提供“替代性进口”。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内部是铁板一块，因为每个帝国主义首先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因此，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力量平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然而，虽然阶级内部存在这些矛盾，但每个帝国主义与受它剥削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

俄罗斯的国内局势

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负担都落在了工人的肩上，这是

毫不奇怪的。俄罗斯革命共青团（布）在《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顿巴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入俄的声明》中，就曾做出正确的论断：“只要战争持续下去，就会有更多人受害，工人就要遭受更大的毁灭。”这一结论已被实践证实。

“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通过了对俄罗斯的十三轮制裁措施。随着**进口量持续下降**，商品供应正在减少，同时供应链的地理格局也发生了调整。此外，战争还导致卢布贬值。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物价上涨**。

在 2023 年，系统性的物价上涨已经影响到了食品。在 2023 年的前十个月中，俄罗斯的猪肉价格上涨了 12.4%，鸡肉的价格上涨了 29%（猪肉和鸡肉是俄罗斯最便宜的因此也是最受欢迎的肉类）。从 2022 年 12 月到 2023 年 12 月，鸡蛋价格在全国平均上涨了 61.35%；而在一些地区，鸡蛋价格涨幅几乎达到 100%，价格达到原来的两倍。2023 年 9 月，水果和蔬菜的通货膨胀率与去年同期相比达到了 25.9%。从年初到年底，价格涨幅最大的是番茄（51.1%）、梨（48.3%）、葡萄（48.2%）、香蕉（46.9%）、大蒜（46.36%）和橙子（33.99%）。因此，俄罗斯人被迫减少了他们饮食中的蛋白质和新鲜果蔬。

俄罗斯工人将不得不用廉价的碳水化合物来弥补营养的不足。由于 2023 年的丰收，谷物和土豆更加便宜：荞麦

降价 18.81%，燕麦和珍珠大麦降价 9.62%，土豆降价 15.8%。

工人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这不仅是因为物价上涨，而且还是因为收入下降。毕竟，战争消耗了预算的资源。的确如此：2024 年，政府将花费 14 万亿卢布用于国防和安全机构，占全部预算支出的 38%。其中，10.8 万亿卢布，即几乎三分之一的支出，将用于“国防”部门。一方面，军费开支在预算中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 29%；另一方面，“社会政策”只占 7.7 万亿卢布即 21%，这是 201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战争也直接威胁着工人的生命。现在前线已经陷入僵持，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战争已成为持久战。下一轮动员很可能发生，届时数万或数十万俄罗斯人将再次被迫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俄罗斯资本的利益。

镇压异议者：直接镇压和预先镇压

所有这一切让工人的不满情绪加剧，也使得**镇压**（包括预先的镇压）不断加剧。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两年后，统治阶级愈发强力地压制异见和限制工人权利。调查委员会（Investigative Committee）称，针对散布有关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虚假信息”这一罪名，截至 2024 年初已经发起了 270 多起刑事诉讼。2024 年 1 月，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传播“虚假信息”的公民不仅将被关进

监狱或处以罚款，而且还将被**剥夺财产**。**剥夺公民身份**的处罚也并不遥远。是的，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那些能判处剥夺俄罗斯公民身份之处罚的罪名条款增多了。几个月后，这项法律就被多次应用：两名新入籍者未登记兵役，也就是未能履行他们新获得的“公民义务”，于是被剥夺了公民身份。早些时候，也有至少 9 人被指控各种刑事犯罪而被剥夺公民身份。爱国的旁观者会大声呼喊：“他们罪有应得！而且，这个法律只涉及刚获得公民身份的人！真正的俄罗斯人可以放心地呼吸！”我们将引用《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6 条来反驳，多少可以算是回应他们：“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身份根据联邦法律获得和终止，它是统一的和平等的，无论其获得理由如何。”既然已经有许多人被剥夺了刚获得的公民身份，那么谁能保证在俄罗斯出生的俄罗斯公民不会被剥夺公民身份呢？

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法律在实质上越来越具有预先干预的特点。例如，在 2023 年 11 月，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部长斯维里德连科（Sviridenko）先生公布说，他正准备实施对**“第三方”**，即那些“有意或无意地以某种方式帮助或支持外国特工”的人采取**“预先干预”措施**。首先，计划中的罚金最低为 30 万卢布——如果我们以 2024 年初官方公布的数额来看的话，那么这“只不过”是最低生活收入的 20 倍而已。**宣扬堕胎有害的演讲**也越来越频繁和声势浩大，因为在人口统计学方面同样有必要进行“预防”，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有越来越多的“祖国保卫者”。2023 年

底，两个诺夫哥罗德市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大诺夫哥罗德（Veliky Novgorod）现已正式禁止呼吁堕胎；而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的市议会也已经给国家杜马提交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私人诊所实施堕胎。尽管这项法案未能通过，但是那些来自政府机构的杰出女士们却仍在更积极地敦促其他女性记住“她们身为女性的天职”。

虽然法律是法律，但是在必要时刻可以把它们“丢到一边”。因此，有时为了让“预先干预”更有效果，统治阶级会转向公开的恐怖手段。为了这一目的，有必要让好斗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存在于人们身边。在过去两年中，我们的各项声明已经指出：日益**活跃的“爱国”组织**——例如“四十·四十运动”（Sorok Sorokov）、“北方人”（Northern Man）、“俄罗斯共同体”（Russian Community）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极右翼团体——一直在积极宣扬“俄罗斯高于一切”的沙文主义思想，在各地发展自己的网络，并与警察一同参与反移民突袭行动。然而，在“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二年底，“反法西斯”浪潮发展到了新高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极右翼爱国者开始对其政治敌人（包括“左翼”活动人士）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来实现“预先干预”。2024 年 1 月初，我们对共产主义者在里宾斯克（Rybinsk）的遇袭事件评论道：“这是基于政治原因的攻击、**针对‘左翼’的攻击**。尽管这种攻击在数量上还远远少于种族主义的闹剧，但是在组织程度上却正在迅速超越它们。”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资产阶级让乌克

兰“去纳粹化”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这不仅是因为乌克兰的纳粹组织魔法般地增多、加强，而且是因为俄罗斯的“反法西斯”团体正在越来越积极地在俄罗斯联邦这边构建一个“新秩序”。

结论

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正越来越快地滑向法西斯独裁**。外部和内部的进程相互补充，相互加强。

当权集团和不属于国家的武装编队（如哥萨克人）正在加强。恐怖手段不再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y Navalny）死于狱中）；为了实施恐怖手段，法律可以随便更改（例如鲍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sky）被捕）。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公开宣扬蒙昧主义（例如《俄罗斯建国基础》（Foundations of Russian Statehood）课程），并有组织地迫害异见者（如季诺维也夫俱乐部（Zinoviev Club）的演讲《哲学陷入危险》（Philosophy in Danger）[4]）。民族主义和本民族高于“西方”的观念取代了爱国主义，宗教狂热被强加于人民。与此同时，普里戈任（Prigozhin）的政变表明，俄罗斯内部有一些势力准备通过武力重新分配权力，以维护金

[4]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xander Zinoviev）是苏联中后期思想家，后因批评苏联被驱逐。在苏联解体后他继续批评俄罗斯，但也批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近年来，由其遗孀奥尔加（Olga）等人组成的“季诺维也夫俱乐部”组织的多名成员公开批评俄罗斯哲学教育太受西方影响，要求政府干涉哲学教育。——译注

融资本中更加反动、更加沙文主义的群体的利益。来自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和来自非国家组织的“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正在相互竞争。这场竞争将决定俄罗斯资产阶级专政以何种方式得到加强。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自己阶级利益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统一起来。正如《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顿巴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入俄的声明》中所说：“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才能克服危机。工人阶级只有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组织起来保卫家园、照顾平民和难民、恢复国家经济。俄乌两国人民只有推翻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的统治，才能在两国间实现和平与友谊。”

工人的共产主义青年在这一努力中应当发挥重大作用。那些准备好在争取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斗争中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进步青年们组成了革命共青团的队伍。俄罗斯革命共青团（布）最近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展望了在此方向上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步骤。

革命共青团的口号就是未来的口号。如今，这些口号很简单，但它们（与现实）的关联空前紧密：

不要帝国主义战争！

反对资本压迫，争取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的失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胜利属于我们**。

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2024 年 2 月 24 日

加纳社会主义运动访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阶级斗争

来源：美国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解放新闻”网站

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

题图：加纳社会主义运动成员布莱斯（左）、纳吉布（右）和美国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的尼诺·布朗（中）

链接：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interview-with-the-socialist-movement-of-ghana-the-imf-and-the-class-struggle/

加纳社会主义论坛（Socialist Forum of Ghana (SFG)）已发展成为加纳社会主义运动（Socialist Movement of Ghana (SMG)），该组织一直站在加纳和整个非洲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斗争的最前列。加纳社会主义论坛成立于独裁时期的 1993 年，当时仅有四名成员。该组织的使命是在公共话语中推动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事业，

同时传承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遗产。恩克鲁玛是加纳的第一位总理。加纳独立后不到十年，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军事政变终止了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计划。1957 年，加纳成为第一个摆脱欧洲帝国主义、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从那时起，加纳一直处于争取非洲统一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前列。

恩克鲁玛主义政府被推翻后，加纳陷入了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设置的资本主义金融陷阱，导致该国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陷入贫困、国家主权被侵犯。乌克兰战争加深了当前的重大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本届加纳政府已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洽，寻求可能的紧急救助。加纳社会主义运动和各工会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根本无法缓解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谈判成功，加纳将有资格根据“中期信贷计划”（Extended Credit Facility）和“中期贷款计划”（Extended Fund Facility），获得最高 30 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预计将附带一些政治限制，例如采取紧缩措施，这将恶化加纳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人们强烈批评阿库福-阿多（Akufo-Addo）总统及其政府，因为他们未能应对当前的国内经济挑战。

商品和服务价格全年持续上涨，目前通货膨胀率已超过 40%。在彭博社（Bloomberg）追踪的 148 种货币中，加纳塞地被评为全球最糟糕的货币，比斯里兰卡的卢比还差。

2022 年，加纳塞地已经贬值了近 50%。

加纳人民普遍反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决策，纷纷走上街头，反对这些谈判，并抗议油价上涨、政府官员的国有土地的侵占、警察暴力事件的加剧、国家支持下对无辜者的杀戮，以及对所有电子交易征收 1.5%税收的政策。抗议者还要求对新冠疫情方面的支出展开全面、独立的议会调查，并取消有争议的阿贾帕（Agyapa）特许权政策（Agyapa Royalties Deal）[1]。

以下是对加纳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位干部布莱斯（Blaise）和纳杰布（Najeeb）的采访。本次采访涉及的问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加纳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民众对这项贷款和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政治的越发激烈的抵抗；加纳社会主义运动对国内阶级斗争发展前景的看法。

《解放新闻》：你们能谈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纳的历史和记录吗？加纳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得不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的？这能否解决加纳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纳杰布：当然不能，这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危机。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大，经济困境越来越深。回顾一下我们建国后的历史：自从我们获得独立以来，我们向国际货币基金

[1] 加纳政府于 2020 年决定通过海外的“阿贾帕公司”，将本国金矿 49%的股份上市卖出，来缓解眼前的财政压力。——译注

组织寻求帮助的次数已达到 18 或 19 次。每次我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情况都会变得更糟。十分不幸，新自由主义秩序并不允许我们摆脱困境，它在设计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始终处于这种状态。这使得我国领导人不断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更关心赢得选举，以及如果赢得下次选举能得到多少钱，而不考虑发展方面的目标。今日事态如此十分不幸，但这是一届又一届政府的失败，我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对我们而言同样十分糟糕的结果。

《解放新闻》：工会和农民运动已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开展抗议。这场民众抵抗是什么性质？大众阶层反对这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立场是什么性质？政府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逻辑是什么？

布莱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是满足资本需求的短期解决方案。资本主义已经饱和，达到了一个无法持续的阶段，因为其结构已经基本上处于危机之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资本主义所做的就是立即把问题丢给工人，以图自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个项目都是为了让资本进行重组，并变得更强大。对于加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是什么？是紧缩措施；就业不再增加；最低工资受到打击；教育、卫生和农业等社会服务方面的补贴被冻结。所以通常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措施对人民和工人的影响更深。在我们这里，工会运动很好地抵制了这些措施。各工会已经认识到并理解了如下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工会提出要求，

发表声明，并把女商贩、农民运动和失业者组织起来抵制目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一个能明确提出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替代方案的广泛群众运动。这就是加纳社会主义运动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把人民组织起来，直接与工会打交道，以提供更广泛的框架，并进行分析，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危机。要知道，有些反对派正在推动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多少贷款？大约 30 亿美元。这如何能解决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危机？现在，加纳几乎将总收入的 100%都花光了，用于偿还债务、支付公共部门工资和津贴。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然而他们却在说什么？说我们应该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 30 亿美元的贷款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我知道人们在抵抗，但那种抵抗有些孤立，这就是加纳社会主义运动介入的地方，我们要提出明确的观点：从历史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为我国劳动人民提供解决方案。

《解放新闻》：目前，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正进行着代理人战争，乌克兰被卷入其中。我听说，加纳政府像其他许多非洲国家政府那样，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乌克兰战争在本国造成了连锁反应式的危机。许多非洲国家正被卷入新冷战计划，它们不得不选择与俄罗斯合作，或者与中国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加纳在这个难题中处于什么地位？美国军事基地和这有关吗？这些事情在这里有什么含义和交

集？

纳吉布：我们加纳社会主义运动强烈谴责在加纳设立美国军事基地。我们走上街头，公开表示反对；我们发表文章谴责那种允许在我国设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但是，让我们谈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应该领导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的愿望。这些人试图满足自己的需求，使他们自己的生意蓬勃发展。他们并没有真正代表我们。当我这样说时，你必须理解我所处的背景。这些人认为资本主义财富对他们有利，他们的看法取决于他们站在哪一边——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想着站在有利于自己而非普通加纳人和非洲人的一边。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关注非洲的利益。俄罗斯和乌克兰关注它们自己的利益，美国关注它自己的利益，但非洲的利益在哪儿？谁来关注非洲的利益？谁来关注加纳的利益？就像我的同志所说，设想一下吧：你的国家把 100%的总收入都花在三个方面：1）偿还债务 ；2）支付工资和薪水； 3）分期付款。

我们所说的是，在我们生活的体制中，必须从外部贷款才能干别的事。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他们编的故事是符合事实的。他们说：“看，我们现在没有钱，我们必须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必须去找世界银行。”他们为自己的失败辩解说：“唉，都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那么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之前，体制又如何呢？体制一直都这么糟糕。所以很明显，这些并不是关心我们利益的领导人。必须把这些人

赶下台。我们必须改变整个制度。还是如我的同志所说，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需要改变整个结构。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利益着想。我们需要掌控自己的资源。我们需要控制资源的分配方式，守护好我们的资源，并将其用于普通加纳人的利益。是啊，在俄乌战争中，人们都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开始考虑如何保护我们加纳人和非洲人的利益。

《解放新闻》：在加纳社会主义运动看来，在要求政府下台和经济部长辞职的呼声中，未来的前景如何？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军事基地的斗争中，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这些矛盾将如何叠加和爆发？

布莱斯：如果你仔细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危机，而且是民主秩序、民主体制和实验的明显失败。广为流传的说法宣称：民主制度是为了给人民提供基本需求并使之改善，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利益。这是人们的要求，这是民主向人民做出的承诺。现在，很明显这个叙述模式正在崩溃。我们在加纳的情况是，现在少数人和多数人都要求财政部长下台。这位财政部长是这个国家所有借款的核心人物。所以，如果有人直接从借款中受益，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借款呢？所以我们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这位财政部长应该下台。但是，在我们运动的层面上，我们不认为财政部长下台能够结束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不过，形象方面也很重要：只要大家都觉得他是问题的根源，那么他就得下台。从民主的角度来看，

如果人民不想要你，你就必须下台。那么为什么他还在任？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就是这样。我们不仅处于经济危机的层面，而且还处于民主体制遭到攻击的层面，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观察局势。我认为前景不太乐观。我们预计最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如果你四处看看，就会发现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已经这样做了：与群众互动，与女商贩交谈，与骑手们一起建立组织，我们真切地认识到人民对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继续提高人们的觉悟，因为认清形势对于改变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一直在组织政治教育，建立我们的集体，并确保我们正在提高人们的觉悟，让人们明白资本主义正处在危机之中，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情况，动员力量来打败资本主义。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

纳吉布：如果你看看我们作为非洲人的历史，就会发现，在独立后的第一次泛非大会上，所有创始人一致认为非洲只能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前进。这是我国所有开国元勋一致认可的。更换财政部长甚至总统，不会给我们人民带来任何缓解。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这个结构。我们需要做的是摧毁这个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在剥削我们，那些坐在巴黎、伦敦、华盛顿、纽约等地的人掌控着本应为我们所用的资源。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我们需要掌控我们的制度、我们的资源，使它们服务于普通的加纳人和非洲人的利益。